

非一般劇場錄影 英國國家劇院 NT Live製作解密

剛於去年慶祝成立 50 周年的英國國家劇院（National Theatre of Great Britain），多年來製作過不少經典演出，孕育了不少劇壇以至國際影視明星，絕對是英國劇壇的龍頭大哥。為了令劇院製作接觸到更多觀眾，劇院的數碼部門於 2009 年起推出了一項全新計劃——NT Live：把劇院內上演的節目，以高清攝錄，並即時傳送到各地電影院，讓身處不同地方的戲迷，能夠與倫敦的現場觀眾同時間安坐欣賞劇作。

文：陳璋鑫 圖：主辦方提供

到電影院去觀賞舞台劇作，跟親身到劇院看當然是兩回事。縱使大家也是同時觀看同一個舞台製作，但跟活生生的演員們在同一密閉空間內共同經歷角色的七情六慾，與純粹看着投放在銀幕上的冷冷光影比較，實在「真實」得多。

因此當年英國國家劇院提出 NT Live 這計劃時，很多人也不看好，覺得真正愛劇場的觀眾不會接受到戲院看放映，而電影院的常客也不見得會對劇場錄影有興趣。

首登香港叫好叫座

可是受制於場地大小與演期長短，每個舞台製作能接觸到的觀眾數目始終有限，相反錄像及電影則能夠突破地域及時間限制，將舞台上的演出留住，帶到更多地方，接觸更多觀眾。然隨着近年拍攝及廣播技術越趨進步，也越來越多人不介意透過錄像去看舞台演出，始終退而求其次總比親身到倫敦南岸觀劇容易。

今年 5 月，NT Live 首度登陸香港，先後上映了《觀見英女皇》（The Audience）、《科學怪人》（Frankenstein）的兩個版本及《科利奧蘭納斯》（Coriolanus），全都叫好叫座，《科學怪人》更一再加映。看過的朋友們無不驚嘆英國劇作的製作水平，更對其拍攝方式予以讚賞，相比其他同樣在香港上映過的劇場錄影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NT Live 的成功除了是因為戲劇製作出色，更重要的是其獨特的計劃定位與拍攝方式。下文將為大家逐一講解。

NT Live 不只是舞台錄影

坊間大部分舞台演出錄影，皆以紀錄舞台上的演出為首要目的；但 NT Live 卻志不止此，而是希望把戲劇帶到電影院，讓看慣電影的觀眾們也能夠一嘗舞台劇滋味。他們相信既然看演出錄影永遠無法取代親身入劇院觀演，那就不如把演出拍成具備獨特美學的劇場影像吧。

把劇場演出帶給電影觀眾，而又能保留舞台劇的獨有魅力，談何容易。要營造電影感，靈活的攝影機運動與鏡頭變化必不可少；而要保有舞台演出的現場感，台上台下的情感互動也不能缺，現場觀眾的在場是個關鍵。兩者似乎有所矛盾，因此有些演出只

會把攝影機架設在觀眾席兩側及後方，以免影響現場觀眾觀劇，又或者安排一節非公開的專屬拍攝場次，讓攝影師有更大自由去拍攝。而 NT Live 就大膽挑戰這個矛盾概念，特別在演期內安排一場拍攝場，除了部分因架設器材而不能出售的座位，其餘視線有機會受阻的座位也一概公開發售。事實上此類拍攝場次的門票，往往也跟直播戲票一樣一票難求，似乎大家都不太介意拍攝時影響觀感，反而覺得目擊現場的拍攝過程，能添上另一番趣味。

只此一場無 take 2

很多時候製作單位為了保存演出的最佳效果，往往會安排攝影團隊拍攝好幾場演出，然後在直播場次完成後，從多晚演出中揀選最佳片段，剪輯成最後放映版本。但參與 NT Live 計劃的每個劇目，全都只有一場指定的拍攝場次，那即是說無論你是在直播夜觀看，還是欣賞之後的延播或重播場次，所看到的演出都是一模一樣，不會再作任何修改，而只會呈現原來的 Live，連畫面上的字幕也是直播時加上的。

要做到直播時萬無一失，還要考慮如何加強電影感，NT Live 就特別引入熟悉舞台製作的影像導演，為劇場錄影的拍攝作編排及於直播時作即時導播。近期上映的《科學怪人》兩個版本，以及《科利奧蘭納斯》的拍攝皆由經驗豐富的 Tim Van Someren 負責。曾為不少大型節目當直播導演的 Tim，早於排練階段便會跟劇場導演開會，決定拍攝重點及了解要求，並會聯同主攝影師利用兩部手提攝影機進行試拍。



■《科利奧蘭納斯》劇照 攝影：Johan Persson



■《科學怪人》劇照 攝影：Catherine Ashmore



■《觀見英女皇》劇照 攝影：Johan Persson



■《科學怪人》劇照 攝影：Catherine Ashmore

而在直播場次前，更會於劇院內進行至少兩次拍攝綵排，並根據需要作出調整。例如舞台燈光的對比度一般都較大，但高清鏡頭對光線非常敏感，所以拍攝場的燈光設定往往也要作出調校。

因應劇情全方位拍攝

一般舞台拍攝都會於觀眾席上安排一至兩部攝影機，若場地許可，或會多加一至兩部可移動的於舞台前沿。此三至四機拍攝模式作為舞台紀錄絕對游刃有餘，但 NT Live 的拍攝則非一成不變，而是會因應場地及演出特色而作個別安排。例如在可容納千多名觀眾的奧利花劇場（Olivier Theatre）上演的《科學怪人》，便安排了六部攝影機，包括在觀眾席上的兩部固定的，和分別於劇場左、右前排數行座位上架設平台的推軌攝影機，還有為了能捕捉天花上的燈泡裝置，以及拍攝俯視舞台的鏡頭，另兩部攝影機就安裝了在舞台的正上方及觀眾席上的天花位置。

《科利奧蘭納斯》雖然於只有兩百多個座位的唐瑪劇院（Donmar Warehouse）演出，但錄影導演 Tim 藝高人膽大，同樣安排了六部攝影機去捕捉這齣精彩莎劇。除了在左、中、右三邊觀眾席上安排了共四部攝影機，還為了靈活拍攝近距離的雄辯與格鬥，用了機動吊臂及手提斯坦尼康（Steadicam）攝影機，效果極為理想，令身處戲院的觀眾也能感受到小劇場的震撼。

NT Live 只限戲院內重溫

今時今日，只要打開電腦，接上互聯網，實不難找到世界各地的精彩舞台演出片段，部分英國劇院更與網站合作，提供完整的演出錄影讓網民付費收看。但 NT Live 的錄影卻由始至終也只能在電影院內觀看，連發行 DVD 的計劃也暫時沒有。

最直接的原因，是把舞台演出拍成錄像，會牽涉不少演出及主創人員的版權與利益，但 NT Live 並非以增加收入為主要目的，因此在未肯定會否把成品經其他媒體發行前，只會跟參與計劃人士訂定只限影院播放的合約。

而另一原因則源於對戲劇演出本質的堅持：即使觀眾未能到劇院現場，也需要像到劇場看演出一樣，與戲院內其他觀眾共同觀賞，同喜同悲。而且在電影院的大銀幕上看，高清晰度及良好音效也能帶給觀眾比擬現場的視聽震撼。

NT Live 由最初只希望帶更多觀眾入劇場，變成把作品推到更遠，接觸更多觀眾，五年間已經在超過三十個國家上映近四十齣作品。劇院近年的戲寶之一《戰馬》（War Horse），今年二月更破天荒以最先進的 4K 超高清格式拍攝及傳送，相信隨着拍攝及廣播技術的進步，這一類劇場錄影將更為普及，並能確立當中的美學特色。

京劇《慈禧與德齡》亮相深圳

由香港「金牌編劇」何冀平與中國國家京劇院合作的京劇《慈禧與德齡》將於本月 26 日在深圳保利劇院上演。新版《慈禧與德齡》不僅請來香港京昆藝術協會主席鄧宛霞女士扮演德齡，更在舞美和音樂上做了大幅度調整。據悉，該劇也是第二屆深圳市戲曲名劇名家展演劇目的閉幕演出。

改編屬冒險

《慈禧與德齡》原名《曙色紫禁城》，是有「千面老旦」之稱的袁慧琴演出的第一部為其量身打造的原創劇目，改編自何冀平 1997 年創作的話劇《德齡與慈禧》，講述了在西方成長的清王室格格德齡進入紫禁城，引發了一系列和慈禧太后、光緒皇帝以及諸多官員、宮眷間的衝突。該劇 1998 年在香港首演引起轟動，之後 5 次重演，刷新香港歷史上話劇演出最高紀錄；2008 年，入選為香港特區唯一參加奧運展演的劇目。

何冀平透露，自己雖然寫過很多話劇，但從未寫過京劇，之所以能說動她「冒險玩兒一把」京劇的，正是迷上了「慈禧」這個角色的袁慧琴。「2008 年，香港話劇團到國家大劇院演出，我去看了盧燕演出的《德齡與慈禧》，特別喜歡。」袁慧琴說自己當時心潮澎湃，特別想在京劇舞台上自己演慈禧。於是，袁慧琴立即撥打何冀平電話，把從沒寫過京劇劇本的何冀平說動了心，親自操刀把這部作品改編成了京劇版。

據悉，此番在深圳上演的《德齡與慈禧》還有另外一大亮點，戲中德齡的扮演者是香港京昆藝術協會主席鄧宛霞女士。何冀平說，鄧宛霞學貫中西，英法文都好，其生活經歷與劇中的德齡十分相似。「她參演是此次演出的一大亮點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深圳報道



■《慈禧與德齡》劇照

「遠東第一樂隊」迎 135 歲華誕

亞洲歷史最古老的交響樂團上海交響樂團，於 9 月迎來 135 歲華誕。位於復興中路的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也同期揭幕，上交音樂總監余隆聯袂本季駐團藝術家郎朗、俄羅斯小提琴翹楚文格洛夫，及以演唱威爾第歌劇而蜚聲樂壇的匈牙利著名次女高音伊迪科·康姆羅西，為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奏響開幕序曲，上交則以駐廳樂團的全新身份，首次盛裝亮相。

始於 1879 年的上海交響樂團前身是上海公共樂隊，1907 年擴大為管弦樂隊，1922 年樂隊改稱為上海工部局樂隊，曾有「遠東第一樂隊」之譽。1919 年意大利著名鋼琴家梅·帕器接任指揮，開啟了樂隊和歐洲及世界各地著名音樂家合作演出的歷史。1956 年正式定名為上海交響樂團，樂團實行團長制，現任音樂總監余隆，是第一位應邀指揮美國五大交響樂團之一——費城交響樂團的中國指揮家，亦是與世界頂尖級交響樂團合作最多的華人指揮家。

勇於探索委約之路，是上海交響樂團一以貫之傳統，不少新作也藉此平台走向更為廣闊的世界舞台。出生上海的作曲家陳其鋼，此番專程為上交音樂廳開幕委約創作了交響前奏曲《京劇瞬間》。陳其鋼稱其靈感來源於幼年家庭的熏陶。「小時候，父親希望我去考戲曲學校，工花臉。耳濡目染間開始接觸傳統戲曲，當家裡來客人時，我也總會『展示一番』，唱上一曲，再配些身段，」陳其鋼說，可惜最終並未遵循父親的意願，而是報考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。

他坦言，那時自己似乎與京劇絕了緣，一直到留學法國拜師梅西安後，小時的記憶才漸漸甦醒，並開始嘗試嫁接中國傳統元素與西方作

曲技法，以此形成自己獨特的音樂標籤，「這是我性格的一部分，也是我的基本詞彙，用最熟悉的東西來創作，才不會顯得生疏。」《京劇瞬間》中，陳其鋼借鑒了京劇西皮聲腔中的行弦及二黃過門的旋律，將鏜鏜、京劇大鑼、小鑼等傳統打擊樂器，鑲嵌進管弦樂隊，變幻出層次豐富的聽感，尤其是高潮部分的輝煌音色，更是不同於他以往陽春白雪的詩性氣質。

「以前的作品大都平和，而《京劇瞬間》顯現的是一種澎湃的激昂。」對於「瞬間」的描繪，陳其鋼解釋，「就像京劇中的走圈，沒有這些過場，很多東西不能銜接，實質上卻沒有特定的含義，『瞬間』的印象，也並非是直接或具象的再現，而是一種京劇音樂的色彩感覺，這有點像印象派的音樂，很朦朧。」無論是生旦淨丑的角色行當，還是唱唸坐打的藝術形式，在陳其鋼的筆下，都化作五線譜上的抽象表達，形神臨摹。

無獨有偶，誕生於上海，與《京劇瞬間》有着異曲同工之妙的小提琴協奏曲《梁祝》，也於首演 55 周年後，在文格洛夫細膩傳神的弓法下，再度虔婉迴響。而今《梁祝》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個文化符號，伴隨着化蝶的美學意象，遠渡重洋，吸引到西瑤崇子、杜梅、沙漢姆等國外獨奏家，爭相挑戰。此次，文格洛夫特意推掉了在南美的四場演出，專程為上海獻演《梁祝》。

文格洛夫堪稱當今最出色的弦樂演奏家之一。上世紀 90 年代，天賦異稟的他，幾乎橫掃了整個古典樂壇，包攬了一系列重要獎項。然而，在事業巔峰時期，意外卻發生了。2008



■郎朗、伊迪科·康姆羅西、文格洛夫、余隆四位藝術家同台謝幕。 本報記者章蘿蘭 攝

年，文格洛夫在自家的浴室裡不慎滑倒，右臂嚴重受傷。而在此後的四年裡，他只能無奈遠離自己心愛的小提琴，返回校園學習指揮。2012 年復出後，人們突然發現曾經鋒芒畢露、霸氣十足的文格洛夫不見了蹤影，音樂中少了些許張揚，多了幾分內斂。「如果不是這段時間的休養，我也不會去接觸指揮，」文格洛夫說，「以前總覺得小提琴是一個人的事，但現在終於明白完美的音樂需要配合，再演奏小提琴時，我會更注意去配合整個樂團。」

作為整場音樂會的壓軸之作，本季駐團藝術家郎朗則帶來了其蜚聲樂壇的成名作——柴可夫斯基《降 b 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》。17 歲那年，郎朗被要求為著名演奏家安德烈·瓦茨做一次極其偶然的替補演出，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合作這部作品，從而「一夜成名」。對於這首推開他國際大門的鋼琴協奏曲，郎朗自是深得心得，與 DG 合作錄製的唱片，更被樂迷奉為經典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